本期專題4

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

口述／文助　整理／秦貞廉

日本享和3年（1803年，清嘉慶8年），順吉丸商船遭遇暴風雨，漂抵臺灣東部的秀姑巒溪口一帶。船長文助被阿美族部落置留4年服勞役後，經由瑯嶠、臺灣府、杭州等地，輾轉返回日本，前後9年。長崎地方事務官秦貞廉記錄文助所陳述的漂流見聞，是為《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》，其中描繪阿美族的相貌、服飾、器物、生活、物產、交易等十分細膩，極其珍貴。

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典藏《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》兩種版本（愛書本、川北本），並在三年前著手進行翻譯、研究與覆刻計畫，邀請學者就江戶時期、阿美族之專有名詞與特殊用語再三考證，於民國100年完成編譯本。本刊徵得臺灣分館同意，摘選部分圖文刊出。



阿美族部落的男子。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提供）

順吉丸繼續朝著申酉方向行駛。離開三座島嶼後又過了36天，才又看到另一座島嶼，眾人再次歡呼躍起。當船繼續前進並即將靠岸時，風停了，帆也張不開，只好放下小型艀船，划著船到岸邊一看，發現繫泊著許多小船，可以確認這是一座有人居住的島嶼。

正當船上眾人大喜並討論是否應該上岸時，島夷乘船出來包圍我方船隻。數十人群集呼號，文助等人卻完全不明其意。看他們的容貌，雖然沒有蓄著鬍鬚，但裸身、垂髮、掛耳環等造型與我國蝦夷島人無異，纏圍下身的兜襠布綁法也像本國，讓人以為漂流到了蝦夷島的大後方（愚陋的船長原本就不知經度之別，也不能區別寒暑之異，因此才有這樣的想法）。

與臺灣原住民的邂逅

眾人嘗試用蝦夷語言與其交談，卻完全無法溝通，令人大失所望，無計可施，茫然之際，島夷帶來小豬與小野牛並有所表示，但船上無人明白其意，沒有人發出言語。接著，島夷又拿了雞和琉球芋丟到船上。這兩者均非蝦夷島產物，至此眾人才知道此地不是蝦夷地的大後方，而是一座蠻荒之島。

看來雞豬等應該是島夷要贈與的物品，眾人收下之後放在船上，不久他們划著船靠過來，爭相爬上船。眾人剛吃完早餐，餐具尚未收洗，夷人一見之下便爭相奪取，其他雜器也沒能倖免。島夷妄自取奪，有的拿兜襠布去纏圍，甚至強行解開船上水手的衣帶，想要剝取他們的衣物。

文助與船員們拿起刀（腰間短刀與菜刀之類），擺出對抗的姿態，島夷才四散逃去，不再敢接近我方船隻，只乘著小船遠遠地包圍。接著有兩、三名夷人潛入水中靠過來，手上拿類似小劍的利器試圖鑿穿我方船隻。於是文助持刀下艀船，注視水底動靜後瞄準，刺穿一名夷人的肩膀，另一船員也以魚杈刺中一名夷人，至此夷人才逃遁離去。不久看見兩名夷人爬上夷船，身體染血，大聲哭喊，眾夷人一聽之下，四方夷船才散開逃離。

這時，文助命令船員切斷船碇繩索，張帆發船，幸而風勢略起，不多時即跑上



文助船長遇到的噶瑪蘭族人。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提供，李真勝修圖）


阿美族部落的婦孺。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提供）

半里餘，雖然有兩艘乘坐二、三十人的夷船追來，最後還是追不上我船，掉頭歸去，這是享和三（癸亥）年正月二十四日發生的事情。

棄船登岸絕處求生

此後四天，眾人繼續在外海漂流，遠遠望去，西北方向有連綿的山脈，但眾人都擔心這些地方跟之前的島嶼一樣都是賊夷的住地，所以沒有人想要靠岸停留。

同月二十八日上午，船漂流到稱作チョプラン的地方。此地雖然屬臺灣府，卻是一個與其相隔二百七、八十里之遙的南方邊地。大概有二百多名男女來到海濱觀望我船到來，文助放下艀船靠近岸邊，嘗試表達，無奈言語不通。這些人看起來極為溫順，試著向他們要水，並拿出桶子示意，無奈對方無法理解，接著又拿出茶碗做出喝水的樣子，對方還是不解其意。

無計可施之下，文助回到船上召集船員，告知情況：「如今船已破損（此時船中只剩下一個錨與一條繩索），糧食也剩下一包，即使前往其他地方，也勢必難以成行（這一包之糧乃是於箱館搬上船的食糧，自從在仙台外海無法看到日本的山脈之日起，船上的人一天只吃兩餐，雨水多時就喝粥，或是以昆布、青魚卵等為食，勉強維持在免除飢餓的地步而已，因而方能在經過六十餘日之後還餘一包之糧），只好抱著必死的想法登陸，事到如今，除了依賴夷人之外也無計可施了。大家若同意我的看法，就一同登陸上岸，不同意的就留在船上。」由於日前才經辛苦逃出賊島的危急情況，大家仍有恐懼之心，但所有方法都用盡了，不得已只好抱著必死決心上岸。

原住民頭人伸出援手

文助安排其中四人在船上留守，便率領茂兵衛與船員三人上岸，岸邊群集的夷人一起將我等搭乘的小船拉上岸。由於語言不通，不論夷人如何叫罵，也聽不懂

一言半語，恍如置身夢中。接著夷人寫了些字交給我方，茂兵衛讀後，才知是問我等從何而來。茂兵衛寫上「日本國人漂流」答之，島夷方才明瞭。接著又以文字告知：「三、四月前須滯留於此，之後會有臺灣商船到來，那時即可同乘其船歸去，進而送汝等回國。」茂兵衛終於看懂，轉告文助與其他船員，眾人才稍解焦慮，一起到夷人家中留宿。

當晚風波大作，順吉丸被颳毀於岸邊，守船的船員也在夷人陪同下到當地人家留宿。船中各種器物都被島夷奪取一空，連釘子都被拿走，接著空船被放火燒毀，如此一來，不論發生甚麼事，想逃也逃不了了，一行人只好抱著可能被殺的必死決心，聚集到稱為ツーレン的夷人家過夜。四、五天後，頭人集合諸夷說：「以我一己之力難以照料此九人，請各戶分別帶一人回去看顧較妥。」

諸夷允諾後便各自帶了一人回去，文助則繼續寄居在頭人家中。頭人有如當地酋長，以商販為業。（從事商業的夷人大都不是當地出生，應該都是從臺灣枋寮之地逃遁到此地者，也因此只有商人家的習俗與別戶不同，其剃頭之狀以及衣服裁縫樣式等皆如今日之唐人貌）

文助船長唯一倖存

這裡的飲食與本國大不相同，連續三天吃琉球芋，之後一天吃米飯，接著又連續三天吃芋子，一天吃米飯、粱餅或粱飯，無論病患、老人或小孩都一樣。文助等人最初因為新奇而甚感美味，都吃得很愉快，漸漸地就感到厭膩，甚至一看到食物就覺得腹中不快。



製作弓箭等器具的原住民。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提供）

這年閏二月下旬，眾人都罹患腫病，在這樣偏僻的地方本就沒有可用的醫藥，只好忍著病痛，吃少量芋子或琉球芋度日。二月上旬以後，當地又流行熱病（此時本國流行麻疹），夷人幾乎家家有人染病，男女老幼共一百多人死亡。文助一行人也慘遭病疫波及，腫病

加上熱病導致一名船員於二月六日死亡，到三月底接連七名船員死去，只剩安兵衛和文助倖存，然而安兵衛也在三年後罹患痰病，於丑年四月十五日去世，最終只餘文助在當地住了四年多。寄住頭人家中期間，文助依靠煮鹽、砍柴或到海邊採集一種當地人叫コッケ的貝類為業。

紋面穿耳洞的男女

チョーガワ地區的夷人時常來此交易，所以可以描繪他們的樣貌。該地有大小部落各一處，在較大的部落中（其名佚失），男夷會在口部下方點狀黥面，女夷則在耳邊至臉頰、鼻下之處紋面。在較小的部落中（其名佚失），男夷於臉頰點狀紋面，女夷也是。他們還在耳垂穿孔，削切小段竹子穿過耳洞。男女穿著的衣服都不開散，而以繩帶束結。衣服的製法與チョプラン相同，袖口、衽、下裳等部位會縫綴チャーガヲ作為裝飾。女夷背著本地所產的麻布、虎皮之類，隨著丈夫往來。兩部落的夷人都慓悍勇健，チョプラン地區的夷人對他們頗為畏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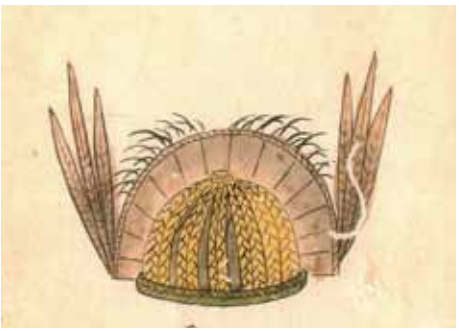
文助自亥年正月至寅年九月寓居此地。其間聽聞此地習俗，凡有漂流到此之人，不論其國籍為何，一律留置四年，供主人任意使喚，之後才獲准前去他國。文助已在此生活四年，入秋後便開始計畫歸返故國，並向每年來此經商，人稱マアン（馬安）的瑯嶠商人述說心事。馬安於是告知頭人：「文助（夷人等稱文助為ブンシ）既然已居留四年，本次欲與我共同乘船，結伴前往臺灣府，向官廳請求協助歸返故國。」頭人並未拒絕，因此文助便與馬安同船離開チョプラン。



生活器具：右為斧頭，左為草蓆。
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提供）

瑯嶠距離チョプラン約二百三、四十里，與臺灣府相隔約四、五十里，隸屬臺灣府，故其人物風俗皆與唐山相同。地方產業以飼育豬、野牛、牛之類為主，同時也採伐薪木運出，或交易チョプラン地方的產物。物資都運送到枋寮（方言稱ハギリヤウ）、臺灣府進行貿易。春季之時，則在海上設置刺網，每當捕獲大型鰆魚，便將其鹽漬成鹹魚，再送至枋寮、臺灣府賣出。

瑯嶠原住民風俗



用藤編製的冠，在舞蹈時才使用。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提供）

據說此處有冠婚喪葬的禮儀與神佛祭祀等種種習俗，文助在此駐留，但僅自寅年九月至翌年三月為止，多數時間都生活在船上，並未上岸居住，所以對這些習俗並不瞭解，無法以圖說表示。

此地使用唐山曆法，有正朔禮儀種種歲時行事。但文助長時間留在船中，不明白詳情，只知各家曾贈送年糕酒點之類的禮品到船上以祝賀新禧。

此處女子外出時，依習俗必須撐傘，男子則如唐山之人一般戴冠或戴笠。

人死後進行土葬，直至某一周期，則開墳出棺（棺如唐山之臥棺）焚燒，隨後撿拾遺骨並重新裝入棉布袋中。袋子表面記有死者姓名，收納完畢後囊口妥善密封，不使其骨錯亂。郊外設有收納之倉，男女貴賤不分，皆收藏於倉中。此地並無其他奇風異俗，因此未加圖說。文助搭乘這艘裝載豬與野牛之類物產的船，抵達枋寮、臺灣府後，便時時請馬安陪同前去官廳請求協助，但文助只有一人，一直沒有可以同行送返之人，一時竟也無計可施。當年年關已過，一直到卯年春天，馬安再度前往チョプラン，文助也一同前往交易。只是此年物產不足，不得已在チョプラン停留過年，直到辰年三月。

又來一艘日本漂流船

三月十三日晨，馬安前來文助暫住之屋舍說：「海邊漂來了外國船隻。」問其人物長相，答為如同文助容貌之人。馬安催促文助前往觀看，文助立刻搭乘竹筏前往，一見方知是本國薩摩州船隻。容積一千八百石，有二十三名船員。這艘船是去（卯）年十二月從薩摩州山川港出航後，在前往大阪途中，漂流南海。四、五日前漂流到賊人之島（文助於亥年正月二十四日漂流所至之島），狼狽之餘，在該處港灣捨棄母船，改乘駁船逃至此處。

文助將亥年漂至該地，同船者都已身亡，該處地處邊陲，醫藥之類皆無，即使患病，也不相救；又若受該處住民扶助，接下來四年都要為他們擔任雜役差使等情

形，詳細說明。文助又說：「以二十三人的衣物等換取米糧，調度物資之後，我願領航伴隨各位前往稱作枋寮的地方，向官廳請求協助我等共同歸國。」

眾人聽聞，大為喜悅，即刻交出十件衣物託予文助。文助盡力而為，請馬安拿這些物品去與當地人交換稻束（只以稻穗結成束），一件衣服可以換得交十把稻束，十件衣服共換得六百把。一干人等每日在船中磨去穀殼，最後得米一石八、九斗。米糧裝船之後，船長源五郎見機向馬安說明：「依據我國法令，不論漂流至何國，只要見到國之人，不論如何都要伴隨其人使之平安歸國。若有差不能伴其歸國，我等即使得以順利返國，仍將受刑責處罰，因此如果將文助留在此地，實在令我等為難，請讓文助隨同歸去。」

向馬安的家人道別

馬安承諾允許文助歸國，因此同月廿五日文助等人便駕薩摩船的駁船，從チョプラン出發。和夷人告別時，夷人全至海岸送行。馬安告誡文助：「不論有什麼事，從這裡一直到瑯嶠，絕不可將船靠泊於海岸村落，否則必定招來賊夷，發生危險。此外，在此地停留期間，頭人與我兩人留養你之事，慎勿向官廳訴說。」之後開船，船尾分設四班，二十四人不分晝夜划船，順風時則張開兩帆航行。



瑯嶠地區的排灣族及其服飾裝扮。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提供）

同月廿八日，船上淡水耗盡，眾人雖記得馬安的警告，仍不得已找尋海岸無村落之處停船靠泊。此時有女夷三人，不知從何處攜帶裝在竹籠裡的鹽出現，船員問何處有水，他們指引之後隨即歸去。不久，即有三名男夷攜帶弓、槍與長鎗前來，向文助等人索取衣物。眾人推辭不肯，夷人作勢射箭開槍，不得已之下交出五件衣服、一件褲子，便加速開船逃去，男夷卻繼續在後追趕呼喊。

自此開船，順風而行，當夜天將亮時到達瑯嶠洋面，暫且停船等待天明。文助獨自上岸前往馬安家，將在チョプラン獲贈的書交給他的妻子，同時拿取留置的衣服，並將馬安在チョプラン送行時無論如何推辭都不肯收回的贈銀十兩，交給他的妻女作為餞別之禮。



原住民獵人與槍枝、配刀、獵物。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提供）

前往臺灣府的路上

互別之後，同日四鼓之時左右，再度開船。從瑯嶠至枋寮海路大約十里餘，大約當日傍晚左右便抵達枋寮。當地許多人來到海濱，共同將船牽挽上岸，並伴隨一干人至官廳拜謁官員。眾人訴說漂流的大概經過，文助也敘述了過去數年間獨自留住於チョプラン的往事。由於未曾聽聞チョプラン地方的情況，官員因此大為驚嘆。之後官員下令：「將此事以書信報告臺灣府，等候諭示送達，這段期間一干人等暫且滯留在此。」

自三月廿九日至四月三日止，文助等人就逗留在如寺院之處。待臺灣府方面的命令到達後，便與官員同由此地出發，夜晚則住宿於稱為新園街之處。同月五日抵達鳳山縣的頭城，與該城官員會面，官員鉅細靡遺盤問漂流到此的經過，又安排他們住在寺院中。六日，二十四人同被喚至大廳，盤問出生國等。七日，獲命謁見該城城主，眾人至城中欲入大門之際，突然大炮發放一聲，眾人大為驚愕。由此進入門內，下級官員手持兵器排列立於兩側，文助一行從中而過，行至正廳。廳堂中鋪著磚瓦，其中設有十四張桌子，眾人即落坐於此。其後城主出來接見，謁見儀式結束後，官方準備了酒席菜餚，加以款待宴請（酒餚皆置於質樸的桌台之上，其中豬肉之類盛置於盤中，並有連皮之鵝首等，似為切煮之類。眾人正思索應如何下箸之時，官員即前來為他們剝皮，如此之佳餚不知其數）。之後每人各賜銀三兩，發令啟程上路。（《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》編譯本附有諸多注解，本文因受限篇幅，除了隨文註之外，不錄其他註釋）